

军眼观察

美国新印太战略注定破产

充斥冷战思维，违背时代潮流

陈航辉 蔡雨潇

充斥着赤裸裸的集团政治冷战思维，违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不仅中国无法接受，广大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同。

美国新印太战略将未来10年视为对华竞争的“决定性阶段”。尽管美国承认“改变中国的能力有限”，但这份文件仍列出了强化同盟和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如提升日本在印太事务中的地位，让日本在牵制中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帮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将澳大利亚彻底绑定上美国“战车”；支持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发挥领导作用，企图抬高印度抗衡中国；将北约盟友和欧盟伙伴纳入印太联盟体系，编织国际反华阵线，等等。这种“拉小圈子”、推动集团对抗的举措，违背时代潮流和人心向背，将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事实上，美国新印太战略在实施层面面临一系列挑战，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首先，拜登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推进新印太战略。新印太战略称要“聚焦印太每一个角落”，但实际情况是，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来，美国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没有任命大使，在大部分太平洋国家没有设立大使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美国如何有效推进各项举措。经贸层面，被拜登政府寄予厚望的“印太经济框架”在吸引力、包容性、法律要求、党派斗争等方面面临诸多掣肘因素，短期内恐难落地。

其次，拜登政府在国内面临抗疫不力、通货膨胀、政治极化等多重困境。持续走低的民意支持率和日益临近的中期选举，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一旦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那么本届美国政府将提前进入“蹒跚时刻”。而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发酵升温，也将对拜登政府推进新印太战略形成牵制。

更关键的是，中国是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周边国家共建美好家园，共护地区安宁，谋求共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美国企图拉拢地区国家“塑造围绕中国的战略环境”，注定会落空。

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势力来到哪里，哪里就会陷入混乱和冲突，因为美国常常不是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问题的制造者。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疫情反弹、经济复苏和供应链恢复脆弱、地区局势动荡等多重挑战，团结合作、共谋发展是地区各国的普遍共识和期待。《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将“锚定印太地区”，其实质不过是美国搞集团对抗来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如此违背时代潮流的战略，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与两份印太战略报告相比，美国新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了印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折射出美国妄图掌控印太进而维护全球霸权的野心。但是，这份战略文件把对抗中国作为强化其在印太地区力量存在的逻辑起点，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实力增长，用美式霸权逻辑揣摩中国的发展意图，企图通过肆意抹黑中国，来动员有关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阵营。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做法，

透视德国海外军事行动

海宁

军眼聚焦

2月14日，一架载有70名德军的飞机降落在立陶宛卡尔梅拉瓦。这是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之际第一批抵达立陶宛的德军部队。此前，德国宣布将派出350名德军增援驻扎在立陶宛卢克拉军事基地的一个北约战斗群。这将使驻扎在当地的德军增加到约900人。

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德国以“国际反恐与强制和平”为名在热点地区设立的军事基地有7处仍在运作，年内共接纳德军3000多人次。此外，德国还以培训、交流等名义在美国、法国、英国等盟国设有多个军事基地，海外军事行动和海外基地数量不断增加。

谨慎有加逐步实现转型

德国联邦国防军于1955年建军。冷战结束后，重归统一的德国从东西方对峙的“前线国家”，变成被友邦环绕的“欧洲中心”，直接性的大规模入侵威胁基本消失。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不断抬头，地区性危机、恐怖袭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威胁纷纷浮现。

然而，鉴于“世界大战发动者和战败国”的敏感身份，德国在军队走出国门的问题上一直谨慎有加。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德国武装力量只能执行国土防卫及参与北约集体防卫任务。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定，法律意义上的“防卫”也包含“制止国际纷争及危机、维护和平等行动”。此后，“有法可依”的德军才陆续参与了联合国和北约在波斯、柬埔寨、伊拉克、南联盟等国的多边军事行动，但主要执行护卫、培训、侦察、后勤等非作战任务，而且也未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2001年11月，阿富汗战争大规模战事告竣后，德国派出近4000名德军加入新组建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进驻阿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的马尔马尔基地。此后20年间，该基地接纳了累计近16万人次的德军。以此为标志，德军首开设立海外基地之先河，实现了从“本土防御型”向“对外干预型”武装力量的转型。

安全形势发展带来变化

对于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历史和犯下的暴行，德国战后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并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从持续赔偿大屠杀死难者，到为受害者群体建立纪念馆；从立法严禁宣扬纳粹



粹，到教育下一代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德国对历史的深刻清算与反省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原谅。

同时，德国二战后的“军事克制”文化也一度保持强大的惯性。德国恢复统一之初，时任总理科尔仍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军永远不会重回被纳粹铁蹄践踏过的土地。”

然而，正所谓时移世易，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德国对军队走出国门的认知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按照德国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的表述，“德国正同时面临着空前多样而高密度的挑战”。毕竟，上一版国防白皮书发布已是10年之前。当时，叙利亚和利比亚还未开始内战，还没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乌克兰尚未发生大规模冲突，欧洲也无难民危机。在德国精英看来，欧洲“不稳定周边”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应重新定义“周边安全”的内涵和军力运用的意义。

这种认知变化也体现在公众层面。2015年11月，巴黎遭恐袭后，法国要求启用欧盟条约中的互助条款，德国迅速回

应，出动1200名德军参与多国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民意反应普遍积极。而仅仅5年前，时任德国总统科勒还曾因一番德国出兵阿富汗“有保护经济利益的作用”言论，引起国内强烈批评，最终被迫辞职。如此强烈的反差，也折射出在德军走向海外问题上的民意变化。

同时，美国战略东移留下的北约欧洲防务空缺，英国“脱欧”后腾出的欧盟防务联合“旗手”位置，以及法德在追求欧洲防务一体化和战略自主上的默契，都为德军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平台。

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德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愈加频繁，并在欧美亚非各大洲“安营扎寨”，开设了众多海外基地。一方面，德军大力开展与盟国军队的协作和交流，在对方境内设立军事基地。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配合美

热点地区展现军事存在

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德军参与海外军事行动愈加频繁，并在欧美亚非各大洲“安营扎寨”，开设了众多海外基地。

一方面，德军大力开展与盟国军队的协作和交流，在对方境内设立军事基地。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配合美

国，德美军事关系迅速升温。德军在美国佛罗里达、新墨西哥、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等州建立了飞行员训练基地。德国在立陶宛卢克拉的军事基地，就是根据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增强型前沿战斗群”的决议，于2017年向立陶宛派驻装甲部队时开设的。2006年10月，德国海军因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建立了一个后勤补给基地。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德军在伊拉克和约旦分别设立了军事基地。

非洲也有多处德军基地。为向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欧盟军力提供支持，德军在吉布提建有一个后勤保障基地。2012年，德国响应联合国决议，向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布纳法索、尼日尔、乍得、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五国派遣维和部队，目前仍在马里有两处小型基地。参加海外军事行动不仅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德军提供了更多与盟国军队联演联训的机遇，使其获得了对一些多国部队的指挥权，积累了联合训练与作战的经验。未来，德国在北约及欧洲防务领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德军的身影或将出现在更多地区。

另一方面，德军以“国际反恐与强制和平”为由走出国门，在多个热点地区展现军事存在，开设军事基地。德国在立陶宛卢克拉的军事基地，就是根据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多国“增强型前沿战斗群”的决议，于2017年向立陶宛派驻装甲部队时开设的。2006年10月，德国海军因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港建立了一个后勤补给基地。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德军在伊拉克和约旦分别设立了军事基地。

非洲也有多处德军基地。为向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欧盟军力提供支持，德军在吉布提建有一个后勤保障基地。2012年，德国响应联合国决议，向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布纳法索、尼日尔、乍得、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五国派遣维和部队，目前仍在马里有两处小型基地。参加海外军事行动不仅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为德军提供了更多与盟国军队联演联训的机遇，使其获得了对一些多国部队的指挥权，积累了联合训练与作战的经验。未来，德国在北约及欧洲防务领域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德军的身影或将出现在更多地区。

图①：德军在马里执行维和任务。图②：德军舰艇驶入其驻吉布提后勤保障基地码头。资料图片

以色列购买加油机的渴望与无奈

詹璐 罗尔文



近日，以色列和美国正式签署了引进2架KC-46A“飞马座”新一代空中加油机的协议，成为继日本之后KC-46A的第二个国际客户。

KC-46A加油机由美国波音公司在波音767客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最大载油量可达96吨，硬式加油的加油管输油量达到每分钟1200加仑，均较现役的KC-135加油机有较大提升。而且，KC-46A“软硬兼备”，共安装了尾部伸缩套管、后机身中心线加油平台和翼下加油吊舱4套加油设备，据称为美军当前几乎所有固定翼飞机实施加油。

因此，KC-46A也被视为美军未来几十年的主力加油机，将用来逐步替代平均机龄高达50多岁的KC-135加油机。

以色列周围对手环伺，加油机则为以空军战斗机延长空中待命时间，执行远程作战任务提供了可能。目前，以色列拥有9架KC-707加油机和4架KC-130H加油机，其中KC-707服役年头比KC-135还要久，堪称“老资格”，不仅性能落后，而且零部件严重短缺，维护起来困难重重。因此，以色列一直密切关注美国KC-46A加油机的研发交付进程，希望将之引进以替代原有加油机。最终，美国同

意出售8架KC-46A给以色列。

不过，合同虽然签了，但以色列要想接收KC-46A加油机恐怕还需一些时日。2011年，美国空军和波音公司签订了采购179架KC-46A的合同。按计划2017年美军就应当接收18架具备初始作战能力的KC-46A，但直到2019年，双方才完成首架飞机的交付。目前按照每月2架的速度接收交付，截至2022年1月，已接收50架。而据媒体披露，美国不久前拒绝了以色列以打击伊朗核设施为由让美方走简便程序立即交付两架KC-46A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在于，KC-46A在测试过程中就被发现布线冗余度不足，加油杆稳定性不够，货物锁不牢靠，硬管加油操作远程观测系统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2018年底，KC-46A被发现机体结构内存在生产工具和垃圾碎片遗留，这表明其装配管理和质量控制存在严重威胁飞行安全的低级失误。由于上述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美空军仅开发了已接收飞机的运输能力，其核心的日常加油能力尚未形成，想要实现完全作战能力还看不到明确的时间表。

正由于问题百出且交付速度严重滞后，KC-46A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不少冷遇。包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沙特、阿联酋、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很多潜在客户都改变主意，转而购买欧洲空客公司的A330加油机。同时，以色列改装生产空中加油机的经验也比较丰富，2008年曾获得为哥伦比亚空军改装多功能加油/运输机的订单，两年之后就顺利交货。以色列还成功将其推向国际市场。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仍然坚定地购买KC-46A，折射出美以之间特殊的政治军事关系。

一方面，国际军售本身就是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以色列在许多领域依赖美国的庇护，购买美国的加油机则有利于与美保持军事合作和技术交流，巩固两国特殊关系。而且，KC-46A虽然并不算成熟，但许多技术问题假以时日都可以解决。

另一方面，这笔军售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帮助以色列提高军事能力，有助于美国持续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向以色列出售KC-46A，不仅有助于波音公司扩大该机型的出口，相关数据和实践经验也可以对未来改进提升飞机的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当然，目前情况下，早已和美国深度捆绑的以色列除了间歇的催促和漫长的等待，怕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左上图：美军KC-46A加油机为F-15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资料图片

美国阴暗行径严重威胁航天器安全

常壮 薛武

不久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该公司2月3日发射的49颗“星链”卫星中，多达40颗卫星受地磁暴影响将从210千米高度陆续离轨坠毁。这则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航天器安全和太空安全的关注。

航天器安全指航天器进出太空和在轨运行过程中处于不受威胁和损害的状态并保持该状态的能力，涵盖运行安全、工作安全和航天员安全等方面。自然因素是引发航天器故障与安全问题的首位因素，包括太空环境中的地球大气、地球电离层、地球磁场、空间粒子辐射、光子等太空物理环境以及流星、太空碎片等，可分别对航天器的轨道和姿态维持以及硬件外表、元器件、软件等产生影响或危害，属于非人为蓄意威胁。社会因素是指造成航天器安全问题的人为威胁，包括使用动能、定向能、核爆和在轨操控等对航天器造成物理毁伤，或以信息干扰和网络攻击等方式对航天器进行非物理毁伤。以达成部件失灵、功能降解等破坏效果。

所有在轨航天器都面临着自然因素的威胁，但人们更为忧虑并极力反对的是人为因素的破坏，其中美国是航天器面临人为威胁的主要来源。近年来，美军推动研发、部署了“标准-3”导弹、X-37B、“老鹰”机动作战飞行器等多种反卫星武器，多次实施弹道拦截试验，并举办“黑曜星”挑战赛验证网络攻击卫星技术。这意味着各国航天器面临着严重的攻击性军事威胁，太空军事化乃至武器化、战场化形势愈加严峻。

美国官方和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实体还打着“飞行自由”和

“外空透明”的幌子，利用在轨航天器频繁逼近干扰他国卫星正常运行，极大威胁太空领域的日常轨道运行安全。2019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了测试“卫星自动脱离轨道的技术”，让“星链-44”卫星下降到320千米高度，险些与欧洲航天局的“风神”气象卫星相撞，欧洲航天局不得不紧急调整“风神”轨道以规避。需要指出的是，2021年3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署协议，约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应操作靠近国际空间站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属航天器的“星链”卫星实施机动规避，但并未提及“星链”卫星在靠近其他国家航天器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2021年7月，美国军方一代号代号为USA271的地球同步轨道空间态势感知计划(GSSAP)卫星多次故意逼近中国实践二十号卫星，严重干扰并危及卫星正常运行安全。据美军专家透露，美军自2014年至今已在轨道部署6颗GSSAP卫星，验证和开发太空态势感知战术、技术与规程，以在轨服务、燃料加注、报废卫星处理等试验为名，干“邪恶的威胁之事”。

太空是人类共同财产，探索和利用太空涉及人类的共同利益，太空安全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少数国家为谋求太空绝对优势和霸权地位，执意发展危及航天器安全的手段和能力，加剧太空军事化形势。这些阴暗行径与大多数国家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社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与诉求背道而驰，必将遭到全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抵制和反对。

(作者单位：航天工程大学太空安全研究中心)